

卷第一百八十二 貢舉五

崔蠡 盧肇 丁稜 顧非熊 李德裕 張漬 宣宗 盧渥 劉蛻 苗台符張讀 許道敏 崔殷夢 顏標 溫庭筠 盧彖 翁彥樞 劉虛白 封定卿 馮藻 趙琮

崔蠡

唐崔蠡知制誥日，丁太夫人憂，居東都裡第。時尚清苦儉嗇，四方寄遺，茶藥而已，不納金帛。故朝賢家不異寒素。雖名姬愛子，服無輕細。崔公卜兆有期，居一日，宗門士人有謁請於蠡者，閻吏拒之，告曰：「公居喪，未嘗見他客。」乃曰：「某崔家宗門子弟，又知尊夫人有卜遠之日，願一見公。」公聞之，延入與語。直云：知公居縉紳間，清且約，太夫人喪事所須，不能無費。某以辱孫姪之行，又且背用稍給，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。「蠡見其慷慨，深奇之。但嘉納其意，終卻而不受。此人調舉久不第，亦頗有屈聲。蠡未幾服闋，拜尚書右丞，知禮部貢舉。此人就試，蠡第之為狀元。眾頗驚異。謂蠡之主文，以公道取士，崔之獻藝，由善價成名。一第則可矣，首冠未為得。以是人有詰於蠡者。答曰：崔某固是及第人，但狀頭是某私恩所致耳。具以前事告之。於是中外始服。名益重焉。（出《芝田錄》）

盧肇

李德裕抑退浮薄，獎拔孤寒。於時朝貴朋黨，德裕破之，由是結怨，而絕於附會，門無賓客。唯進士盧肇，宜春人，有奇才，德裕嘗左宦宜陽。肇投以文卷，由此見知。後隨計京師，每謁見，待以優禮。舊例：禮部放榜，先呈宰相。會昌三年，王起知舉，問德裕所欲，答曰：「安用問所欲為，如盧肇、丁稜、姚鵠。豈可不與及第邪？」起於是依其次而放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丁稜

盧肇、丁稜之及第也，先是放榜訖，則須謁宰相。其導啟詞語，一出榜元者，俯仰疾徐，尤宜精審。時肇首冠，有故不至。次乃稜也。稜口吃，又形體小陋。迨引見，即俛而致詞。意本言稜等登科，而稜穎然發汗，鞠躬移時，乃曰：「稜等登，稜等登。」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。左右皆笑。翌日，有人戲之曰：「聞君善箏，可得聞乎？」稜曰：「無之。」友人曰：「昨日聞稜等登、稜等登，非箏聲邪？」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顧非熊

顧非熊，況之子，滑稽好辯，凌轢氣餒子弟，為眾所怒。非熊既為所排，在舉場垂三十年，屈聲聒人耳。會昌中，陳商放榜，上怪無非熊名。召有司追榜，放及第。時天下寒進，皆知勸矣。詩人劉得仁賀詩曰：「愚為童稚時，已解念君詩。及得高科晚，須逢聖主知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李德裕

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，恒嫉進士舉者。及居相位，貴要束子。德裕嘗為藩府從事日，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，適與德裕官同。時有舉子投文軸，誤與德裕。舉子既誤，復請之曰：「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，非與公也。」由是德裕志在排斥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張漬

張漬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。翰林覆，落漬等八人。趙胃南貽漬詩曰：莫向春風訴酒杯，謫仙真個是仙才。猶堪與世為祥瑞，曾到蓬山頂上來。「（出《摭言》）

宣宗

宣宗酷好進士及第，每對朝臣問及第。苟有科名對者，必大喜，便問所試詩賦題目，拜主司姓名。或有人物稍好者，偶不中第，歎惜移時。常於內自題「鄉貢進士李道龍」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盧渥

唐陝州廉使盧渥，在舉場甚有時稱。曾於滄水逆旅，遇宣宗皇帝微行，意其貴人，斂身迴避。帝揖與相見。乃自稱進士盧渥。帝請詩卷，袖之，乘驟而去。他日對宰臣，語及盧渥，令主司擢第。渥不自安，恐僭冒之辱。宰相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？渥乃具陳因由，時亦不以為忝。蓋事業亦得之矣。渥後自廉察入朝，知舉，遇黃寇犯關，不及終場。趙崇大夫戲之曰：出腹不生養主司也。然盧家未嘗知舉，盧相攜恥之，拔為主文章，不果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劉蛻

荆南解比號天荒。大中四年，劉蛻以是府解及第。時崔鉉作鎮，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。蛻謝書略曰：「五十年來，自是人廢；一千里外，豈曰天荒？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苗台符 張讀

苗台符六歲能屬文，聰悟無比。十餘歲博覽群籍，著皇心三十卷。年十六及第。張讀亦幼擅詞賦，年十八及第。同年進士，又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。二人常列題於西明寺東廊。或竊注之曰：一雙前進士，兩個阿孩兒。台符十七不祿，讀位至禮部侍郎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許道敏

許道敏隨鄉薦之初，獲知於時相。是冬，主文者將蒞事於貢院，謁於相門。相大稱其卓苦藝學，宜在公選。主文受命而去。許潛知其旨，則磨礪以須，屈指試期，大掛人口。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。親迎之夕，辟道敏為賓。道敏乘其喜氣，縱酒飛章，搖珮高譚，極歡而罷。無何，時相敷奏不稱旨，移秩他郡。人情恐異，主文不敢第於甲乙。自此晦味壞坎，不復振舉。繼丁家故，乖二十載。至大中六年崔瓌知舉，方擢於上科。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，年十有九。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，僑導張希復之子，牛夫人所生也。（出《唐闕史》）

崔殷夢

崔殷夢，宗人瑤門生也。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，同年首冠於壤。（明抄本「壤」作「壤」。下同）

飾身世以為美，他不可以等將也。近歲關試內，多以假為名，求適他處，甚無謂也。今乞侍郎，不可循其舊轍。」瑤大以為然。一日，壤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。既坐，瑤笑謂壤等曰：「昨得大梁相公書，且欲崔先輩一到。駿馬健僕，往復當不至稽滯，幸諸先輩留意。」壤以坐主之命，無如之何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顏標

鄭侍郎薰主文，舉人中有顏標者，薰誤謂是魯公之後。時徐方未寧，志在激勸忠烈，即以標為狀元。及謝恩日，從容問及廟院，標曰：「標寒進也，未嘗有廟院。」薰始大悟，塞默而已。尋為無名子所嘲曰：「主司頭腦太冬烘，錯認顏標作魯公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溫庭筠

溫庭筠燈燭下未嘗起草，但籠袖憑几，每賦一韻，一吟而已。故場中號為溫八吟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盧象

崔沆及第年，為主罰錄事。同年盧象附近關宴，堅請假，往洛下拜慶。既而淹緩久之，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，象以雕幃載妓，微服鞞鞞，縱觀於側。遽為團司所發，沆判之，略曰：「深攬席帽，密映氈車。紫陌尋春，便隔同年之面；青雲得路，可知異日之心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翁彥樞

翁彥樞，蘇州人，應進士舉。有僧與彥樞同鄉里，出入故相國裴公垣（《玉泉子》「垣」作「坦」，下同。）門下。以其年耄優惜之，雖中門內，亦不禁其出入。手持貫珠，閉日以誦佛經，非寢食，未嘗輟也。垣主文柄，入貢院。子勛、質，日議榜於私室，僧多處其間，二子不之虞也。其擬議名氏，迨與奪進退，僧悉熟之矣。歸寺而彥樞訪焉，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。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。僧曰：「公成名須第幾人。」彥樞謂僧戲已，答曰：「第八人足矣。」即復往裴氏之家，二子所議如初，僧忽張目謂之曰：「侍郎知舉邪？郎君知舉邪？夫科第國家重事，朝廷委之侍郎，意者欲侍郎鐘偶人邪？且郎君所與者，不過權豪子弟，未嘗以一貧（「貧」原作「平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人藝士議之，郎君可乎？」即屈其指，自首及末，不差一人，其豪族私讎曲折，畢中二子所諱，勛等大懼。即問僧所欲，且以金帛啗之。僧曰：「貧僧老矣，何用金帛為？有鄉人翁彥樞者，徒要及第耳。」勛等曰：「即列在丙科。」僧曰：「非第八人不可也。」勛不得已許之。僧曰：「與貧僧一文書來。彥樞其年及第，意如其言。」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劉虛白

劉虛白與裴垣早同硯席，垣主文，虛白猶是舉子。試雜文曰：簾前獻一絕句云：「二十年前此夜中，一般燈燭一般風。不知歲月能多少，猶著麻衣侍至公。」孟棨年長於魏公，放榜日，棨出行曲謝，沆泣曰：「先輩吾師也。」沆泣，棨亦注。棨出入場籍三十年。長孫藉與張公舊交，公兄呼藉。公嘗諷其改圖。藉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封定卿

大中後，進士尤盛。封定卿、丁茂珪，舉子與其交者，必先登第，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。何進退之相懸也？先是李都、崔雍、孫瑄、鄭嶠四君子，蒙其眄睞者因是進升。故曰：欲得命通，問瑄、嶠、都、雍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馮藻

唐馮藻，常侍宿之子，涓之叔父，世有科名。藻文采不高，酷愛名第，已十五舉。有相識道士謂曰：「某曾入靜觀之，此生無名第，但有官職也。」亦未之信。更應十舉，已二十五舉矣。姻親勸令罷舉，且謀官。藻曰：譬如一生無成，更誓五舉。無成，遂三十舉，方就仕宦。歷卿監峽牧，終於騎省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趙琮

趙琮妻父為鍾陵大將。琮以久隨計不第，窮悴甚，妻族益相薄，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。一日，軍中高會，州郡謂（「謂」原作「請」，據《玉泉子》改。）之春設者，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。其妻雖貧，不能無往。然所服故弊，眾以帷隔絕之。設方酣，廉使忽馳吏呼將，將驚且懼。既至，廉使臨軒，手持一書笑曰：「趙琮得非君子婿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乃告之：適報至，已及第矣。即授所持書，乃榜也。將遽以榜奔歸，呼曰：趙郎及第矣！妻之族即撤去帷障，相與同席，競以簪服而慶遺焉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